

于右任的故事（五）

于凌波

東路征討氣吞山河

張鈕膺命繼續東征

辛亥年（一九一）九月十一日，東路征討軍大都督錢鼎在渭南遇害，隨行的四十多名學生和二十多名衛士也悉數殉難，只逃出了一名陸中學生賈修俊，趕到省垣報信。

十二日凶訊到西安，起義將領和革命同志無不震驚，而最傷心的莫過於張鈕，他和錢鼎是保定同學，肝膽相照，情如手足，在新軍中推動革

命運動，實以他二人爲中堅。如今錢鼎英年早逝，而死得又是如此的不值得——爲無知暴民襲擊遇難，怎不使張鈕痛心？

儘管衆人震驚哀悼，而河南西上的清軍已兵叩潼關；潼關還是須要有人去防守。張鈕選不出適當的人，最後要張鈕去當此重任。

起義領袖定名位，是九月初六纔達成協議，當時的起義領袖之一，原諮議局副議長，起義後任參政處長郭希仁寫的「從戎記略」中稱：

〔初六日，又在督練公所會議，吳世昌勸萬炳南，謂大局尚未定，不必爭大統領，爲副統領亦可矣！萬乃允，衆即推爲副統領。後又會議於

高等審判廳，乃議定張雲山調遣兵馬，馬青山管糧餉，翔初（張鳳翽）臨時又分出軍令，初八日在高等學堂發表張雲山爲調遣步馬砲工輜各標營隊大都督，吳世昌副之，劉世傑爲軍令大都督，郭勝清副之，馬玉貴爲總理糧餉兼管軍務大都督，馬福祥副之。其時若張仲仁、張伯英、黨自新、張聚亭、曹建安等皆無位置。」大約在初九、初十，給了黨自新一個軍政部長的名義，給張鈕一個副部長名義——這是空頭，調遣兵馬和軍令都有了大都督，軍政部還有什麼好管？

張鈕的「東征日記」中說：

「十二日，聞定三凶報，衆多悔懼，鈕是時任軍政部副長事，遂卸部伍東行。」

張鈕受命之後，提出一個要求，必要第三標標統郭錦鏞以副都督名義同行，並請帶三標數營。因三標多炮隊舊人，與他有感情。而郭錦鏞是會黨領袖，與張鈕均是河南人，駕馭將士較爲得力。十三日準備了一天，十四日整隊出發。

張鈕「東征日記」中載：「十四日下午出省（原文註：晚至斜口），帶炮一隊、馬五十四匹、金陵機關炮四尊、步兩營（原文註：來復槍千餘支，洋抬槍五十支）。」

潼關血戰得而後失

民國紀元前一年——宣統三年辛亥的十月初二，國曆十一月廿二日，當時的神州日報第十八

張鈕率隊出發之日，也正是潼關失陷的時候。先是潼商道滿人瑞清，據潼關向清廷及山西、河南發電報求援；十二日駐潼關巡防隊管帶胡明貴嚮往革命，與紳士徐國禎、士俠馬耀羣密約反正，是日佔領潼關；瑞清逃遁。十三日豫軍數營到潼關，胡明貴率其臨時編組的軍隊接戰，不利。十四日再戰，胡明貴陣亡，潼關遂爲河南西上的豫軍所佔領。張鈕十四日出發，十五日至臨潼，在臨潼設下兵站，十六日過渭南亦設下兵站，十七日過赤水，十八日到華州，得到潼關失陷的消息，即設下兵站，並準備作戰計劃。

十九日到華陰，設下兵站，派李方友爲兵站司令，並派鄧遇春爲「遞馬哨」管帶——這是類似驛站的通信組織，於沿途州縣設站，專爲遞送軍事消息；嗣後軍隊到了潼關，遞馬哨也延到潼關。西安、潼關之間三百餘里，消息文書一日可達，在作戰時發揮了很大作用。

十九日宣佈作戰命令，二十日大風雨，部隊冒風雨出發，展開了第一度的潼關爭奪戰。

版，刊載有張鈞於九月二十三日親撰的「潼關戰事記略」一文，爲存真起見，將該文擇要錄出，以瞭解當時戰況的一斑。

「東事方亟，鈞率大軍疾趨，（辛亥年九月十九日至華陰，規劃戰備。二十日至山河口，豫敵（西上之豫軍）安置銅炮兩尊，守者百餘人，偵探四人，我軍以槍擊擊之，敵燃炮無彈，倉促東走（原文註：蓋潼關巡防在敵中有我內應者，已於夜間暗出其禪，只使設空炮也）。我軍乘勝長驅，進至城下。惟時我軍僅兵一營、炮四尊而已，與敵酣戰數鐘之久，已至落暮五鐘點，而我南路適到南門之駱駢廬下（南路是最早所派出的一標一營，報到後張令其由南路進軍），至此亦只一營，炮亦只四尊也。於是兩路夾攻；詎料敵用新式機關炮，子彈落如雨，我軍受傷者數十人，陣亡者尚未確查。時忽大雨如注，積潦成河，鈞冒雨親督隊伍，六鐘直抵城西猛攻，又令南兵薄城，路泥城滑，上而被跌者數次，人愈猛而雨愈大，不得已退守十里鋪，南兵守山凹，槍炮馬匹無甚挫折。當此天黑如墨，路光如線，人馬俱行泥淖中，衣履盡濕。雨夜出師，因難情形實非詞墨所能罄述。」

以上所述，是九月二十日的戰況，當天夜間清軍由潼東面的閻底鎮運來四尊巨炮，致攻城更加困難，二十一日的戰況是：

「二十一日，南兵出（山）凹，敵用小炮連向宿營地擊，所幸鈞於凌晨指揮隊伍，早已離宿營地，遂致敵數百開花子母彈落空，所響擲地有聲，而我軍自遠視之，但見隕石飛崖，落於空野

而已。蓋至是敵夜間由閻底鎮運來巨炮，於城上安置四尊云。二十日無炮，此日有炮，攻法自不得變，遂下令南軍盡散於山，在其禪界外停止，敢有躍進者斬，故示敵以弱也；其時敵兵炮聲隆隆，我軍寂至無聲，而敵仍炮彈也、機關槍也、快槍也，爆擊不絕，其實未傷我軍一人。至是時，士卒始知鈞非怯懦者矣。戰攻甫急，華州招伯鵠子黨羽一千餘人編組成軍，投效前來（伯鵠子，想來是幫會首領，號召了一千多黨羽，應張鈞之招來助戰者），鈞揀其有軍械者，盡調赴南

路助攻。其餘五百餘人，赤手空拳，與國勇數千人，擡槍十桿，及鈞衛隊八十人，盡伏禪界外，以作策應。當此時，山邊河岸百姓觀者如鱗，聲揚大振；敵城內虛弱，下午二鐘，城上炮聲漸緩，我軍乘勢驟進薄城；卽空拳者亦敢至城下五百步處，伺機而動。我軍適又畢集，初意本欲以炮隊攻北門，報告者稱敵勢大衰，改令向西門奮擊，城上女牆磚甃，其墜落歷歷可指，我步軍百餘人，遂由城西南隅衝擊而入，絡繹而上，登陣一呼，敵衆披靡，卽下城東走；時約三鐘，西門大開，潼關克矣！」

張鈞揮軍入城，「而城鄉居民歡迎道左，賚飧米糧，供我缺乏，紳耆謁見者，皆道師來之恨遲，亦足徵天意人心之所在矣！」

在攻城戰緊要關頭，一標二營管帶李長勝帶親兵親自衝鋒前進，爲子母彈擊中，壯烈犧牲。

光緒卅三年丙午，國內萍鄉醴陵起義，聲勢頗盛，留日各省同盟會員紛紛回國，或直接參加，或返藉謀響應。車鍊亦於是時歸國。他行前貽書河南留學生同鄉會，極言國事之危急及根本改革之必要。河南學生深受感動，乃集資發刊「豫報」，以爲啓導河南革命的宣傳機關，後來豫報社員中有主張君王立憲份子，同盟會員鼓吹革命

，造此一大劫也。」

張鈞本文最後說：

「二十二日，先整隊，次營，次安民開市，又次修城鑿池，緣此時山東第六鎮來一混成協，（九月）十六日由鄭州下車，故不得不預作防備，以防死灰復燃。」

書至此，大統領張（鳳翽）邁來，遂停筆，時九月二十三日也。」

九月十二日潼商道尹瑞清逃出潼關，迎上清軍，十四日清軍佔潼關，大事搶掠，二十日前曾裝載了數十船掠劫來的財物由黃河東下，船上又被擄的婦女數百名。故張文中有一句「瑞清意圖報復」之語。這是潼關第一次克服，十月中旬毅軍配合北洋第六鎮周符麟部反攻，潼關於十月廿一日再度失守。

河南獨立運動受阻

河南的革命運動，是以留日學生肇其端。

光緒三十二年乙巳，東京同盟會成立，河南留日學生先後加盟的有曾昭文、杜君然、劉基炎、劉積學、朱炳麟、程克、燕斌（女）、劉青霞、車鍊、李錦公等五十餘人。

光緒卅三年丙午，國內萍鄉醴陵起義，聲勢頗盛，留日各省同盟會員紛紛回國，或直接參加，或返藉謀響應。車鍊亦於是時歸國。他行前貽書河南留學生同鄉會，極言國事之危急及根本改革之必要。河南學生深受感動，乃集資發刊「豫報」，以爲啓導河南革命的宣傳機關，後來豫報社員中有主張君王立憲份子，同盟會員鼓吹革命

的文字反而時受干涉；同盟會員曾昭文、朱炳麟、劉積學等以經費困難為理由，把豫報停刊，另以在東京的同盟會河南分會名義，發行「河南雜誌」，以張鍾瑞為發行人，劉積學為總編輯，這份雜誌每期發行數千冊，以輸回本省的佔大半，對河南人士革命思想的啟發影響很大。

車鍼回到河南，在開封捐了個候補道作掩護，暗下做革命活動。他約集志士楊源懋、劉純仁、畢太昌、劉積勳、任芝銘、蔣峨、石言等，組織同盟會河南分會，並結納仁義會首領人物李幹公、姚璜、段拱辰、張照發等先後入盟。車鍼後來赴江西聯絡同志，途中遇害，同盟分會會長由劉純仁代理。

河南的仁義會與陝西的哥老會同為南方洪門的支流，早期的宗旨是反清復明，後期的主張是排滿興漢。在河南，與同盟會同為革命的兩股主流，辛亥年九月開封起義失敗，十一月豫撫齊耀琳大捕黨人，十一烈士從容就義，這十一人的王天傑、張照發、李幹公、張得成、單鵬彥、李鴻緒、王夢蘭、崔得聚等八人，皆是仁義會首領而加入同盟會的——另外三人張鍾瑞、劉鳳樓、徐振泉是學界的同盟會員。入民國後，史冊記述，輕視會黨，多略而不言，這是有失史實真象的。

辛亥年廣州三月廿九日革命失敗，給予河南黨人極大刺激，黨人在開封南關中州公學開會，決定積極準備起義，對外聯絡分四部進行，即：甲部聯絡陸軍及巡防營，由畢太昌、楊源懋、劉純仁、楊銘西、張照發、吳古岳等負責。

中
外
雜
誌

乙部聯絡學界教職員及學生，由王傑、劉榮棠、王庚先、楊銘西等負責。
丙部聯絡各地會黨——仁義會，由岳秀華、丁部聯絡綠林豪傑，由王天縱、石言、蔣峨、劉鎮華等負責。
王天傑、張照發、姚璜、李幹公等負責。

這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各刻大將軍印一顆，某部起義，即稱某部大將軍，待成功後再公推都督，以一事權。

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，九月初七日黃興抵武漢，派河南同志曾昭文、劉積學等返豫，運動獨立，響應武漢。劉積學是同盟會河南分會會長劉純仁的族姪。劉純仁舉人出身，任中州公

學監及諮詢局議員，即與中州公學監督——校長、進士出身，亦任諮詢局議員的楊源懋等約集同志開會，打算說服省方有力人士，籌謀獨立，以響應武漢。

當時的河南巡撫是滿人寶芬、藩臺余鍾穎、臬臺申葆衡、學政孔祥霖、旗兵駐汴將軍增祺。都是些膽小如鼠，只顧自己身家性命之輩，不足與為謀。而河南駐軍，有姜桂題的毅軍一翼——約為兩師，駐開封、洛陽、許昌各地，翼長趙侗，河南汝南人，是實力派人物；另有新軍一協，駐開封城外，協統應龍翔，日本士官出身；再有巡防營數營。至於駐防旗兵，一來腐敗不堪，根本不知作戰為何事，同時他們也決不會贊成獨立的。

基於以上情況，以說服趙侗與應龍翔為主要對象。同志畢太昌是法政學堂監督，曾是趙氏兄弟——趙侗、趙傑的老師，由他到洛陽去說趙侗，並說明獨立之後，推舉趙為都督。畢太昌到洛陽，趙侗當面應允；應龍翔方面是由楊銘西出面表示同情，最後楊源懋等分頭活動諮詢局議員，得到大部份議員的讚許；惟諮詢局議長杜嚴及秘書長胡汝麟是保皇黨人物，屬於梁啟超的維新派，對於獨立主張最初頗不贊成，後經楊源懋等苦苦勸說，分析利害，才算點了頭。然後同志們再開會商討，決定於辛亥年的九月二十日，由諮詢局宣佈河南獨立，新軍協助應龍翔暫攝軍政，豫東道江瀚暫攝民政，然後迎趙侗入汴，組織軍政府，推舉都督。

就在同盟會同志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，還沒有等到九月二十日，事機洩露，為巡撫寶芬所知，他令新軍標統（團長）張錫元帶兵入撫衙，先發制人，以開會為名召應龍翔到撫臺衙門，將其扣留，並將豫東道江瀚免職看管。隨後並立即下令搜捕革命黨人，楊源懋、劉純仁、畢太昌、楊銘西以及曾昭文、劉積學、劉鎮華皆在通緝之列。一時開封城內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黨人紛紛出城，四散逃走，河南獨立一事，也就胎死腹中。此時已是辛亥年九月中旬了。

民國初年，「中州大俠王天縱」的大名，家喻戶曉，尤以豫南、豫西各地為然。
王天縱原名天從，河南嵩縣人，幼年曾以俗家弟子入少林學藝，同門學藝的有樊鍾秀、李

(五) 事故的任右子

亞東諸人，成長後仗義疏財，廣交豪傑，在鄉里曾因打抱不平，殺人逃亡。到上海因結交革命黨人，醉心革命，加入同盟會；返嵩縣後，混跡綠林，行俠仗義。其時嵩縣有地方豪俠李永奎、張平、金恆超、魯景博、孫官、陶芙蓉、柴雲陞、關福恩、慾玉琨等，多出身於地主小康之家，因地方不靖，多以行俠仗義、保衛地方為職志，各霸一方。宣統元年，鄰縣汝州積匪宋老年有徒衆千餘，竄擾嵩縣及鄰近魯山、寶豐、郟縣、伊陽等地，大肆搶掠，人民損失慘重；地方士紳有倡導組鄉團遏止匪患之議，經地方人士奔走撮合，使十個人締結金蘭盟契，以維持地方安寧為職志。這十人號召鄉里少年，組織鄉團，分區聯防，所需糧餉經費，由地方按戶徵攤。他們確也做到守望相助，負起了保衛鄉里的責任。這就是外界所稱的嵩縣十大兄弟。

在十大兄弟中，王天縱排行老六，因他身手矯健，武功絕倫，為衆兄弟推舉執掌號令，羣受約束，他成為一方盟主。自是王天縱大名，遐邇皆知，同盟會四部聯絡人員，王亦為丁部聯絡人之一。十大兄弟中，老九關福恩桀傲不馴，時欲爭取領導權，與王天縱鈎心鬭角，為時已久。適地方上某富豪為富不仁，多行不義，關福恩欲據其肉票，請之於王；王未允，關逕自行事，王怒責之，二人遂起衝突，雙方拔槍相向，關福恩為王天縱擊斃。自此十大兄弟決裂，分為兩派，李永奎、陶芙蓉仍擁護王天縱，而張平、金恆超、魯景博、孫官等以柴雲陞、慾玉琨為領袖，雙方時起衝突，陶芙蓉亦於鬭毆中喪命。

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，與王天縱同在少林學藝的李亞東正在湖北，且已加入湖北的革命團體。八月二十日武昌光復，李亞東帶了百餘人攻入漢陽城，在知府衙門放了一把火，漢陽也光復了。第二天黎元洪下令，委李亞東署理漢陽府知府；李亞東自感沒有得力助手，急遣人到河南去請王天縱、樊鍾秀二人前來相助，二人匆匆南下，正趕上京漢鐵路數萬清軍南運，客車停駛，二人繞道而行，到了漢川；李亞東已在漢陽兵敗，也逃到漢川來。三人見面，李亞東想收集散兵以圖再舉，王天縱想回嵩縣糾集部衆，南取荆襄，作武漢聲援，這樣他們回到嵩縣；而這時在開封參加獨立運動失敗的劉鎮華正在等候他。

原來張鈞在西安起義，省垣光復之後，早已遣人送信給開封的楊源懋、劉純仁、劉鎮華等，要他們起兵響應；這時開封獨立失敗，劉鎮華到嵩縣勸王天縱起兵；而山西太原已經光復，閻錫山亦派人聯絡王天縱，也希望他起兵聲援。於是王天縱乃正式起兵，自稱丁部大將軍，宣佈討滿，在劉鎮華、蔣俄——亦為丁部聯絡人之一，嵩縣鳴皇鎮人，及地方士紳奔走之下，促成十大兄弟——此時只有八個，復行和好，參加革命。至此王天縱乃正式起兵，自稱丁部大將軍，宣佈討滿，並檄告遠近，檄文曰：「河南義軍統領王，為曉諭事：照得武漢起義，原為興漢之舉，凡有智識者，莫不揭竿而起，以興義師，非為個人稱雄計也。本統領現奉山西大都督面諭，聯合全豫義軍，以圖光復，月餘以來，所至欣從，歸者如市，現已在嵩、洛、伊、登、汝、許、開、陳等處，招集民軍十萬人，以為收復全省之計，誓師北

伐，以為秦晉後援，所至之地，如果歸順，當格外保護，以盡同胞之義；倘存心觀望，一經光復，定不輕貸。民軍餉糈，悉係優發，務望各同胞，恪守規則，自保名譽，並妥定規則，一體遵照，切勿有違，是為至要，切切此諭。」

檄文中所稱的「民軍十萬」，自是誇張，但以嵩山八兄弟各人原有的屬衆，起義後新號召的鄉里子弟，加上地方豪俠洛陽張治功、洛寧丁同聲、宜陽趙長榮、王修己等所集結的民兵，各有數百人或千餘人不等，加起來一萬多人總是有。

這時已是辛亥十月，陝西的東路軍九月二十二日克復潼關，十月一日出兵河南，與毅軍戰於閨鄉、靈寶；未久河南毅軍趙倜，配合新調到的北洋第六鎮周符麟協，兩部聯合反攻，張鈞所部在兵力懸殊之下，不支而退，潼關隨復淪陷，張鈞率部退守華陰。

王天縱起義的基地是在嵩縣城四二十里羊山寨，隊伍編組完成，一舉攻克嵩山縣城，張貼安民佈告，把嵩縣知名之士的大名，俱行列署在佈告上，一時衆人全成了革命黨。

嵩縣光復，開封震動；這時河南巡撫袁芬已經去職，袁世凱派齊耀琳繼任。齊耀琳亟令河南陸軍第二十九混成協協統成慎派兵進剿，成慎派出了步隊五十七標第一營。這時黨人楊源懋、劉純仁也「亡命」到了嵩縣，與劉鎮華共同勸說王天縱放棄嵩縣，移軍西上，與陝西的東路軍張鈞會師，再出關東征，光復河南。

王天縱接受楊源懋和二劉的計劃，率部西上，與陝西的東征軍會合。